

谁饮贡茶

乾隆晚年的茶叶赏赐

万秀锋

清代，茶叶赏赐是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清廷辅助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每年宫廷都会有大量的茶叶赏赐，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非常薄弱的状况，

除了一些学者在综合性论著中略提及外，笔者至今并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

笔者在爬梳档案时，发现了大量关于宫廷茶叶赏赐的记载，这些档案包含了赏赐的时间、地点、受赏人、茶叶品类及数量等信息。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窥探出当时宫廷生活状况，包括茶叶品类、节庆活动安排及一些当时的政治活动等。

本文以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

到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的宫廷茶叶赏赐情况为个案进行考察，以点窥面，希图从这一时间出发，展现清代宫廷茶叶赏赐的情况，并通过茶叶赏赐窥探清代宫廷的用茶盛况、相关的制度以及清王朝统治者对当时世界的认知。

清 姚文瀚 紫光阁赐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一个案的选取

关于宫廷茶叶赏赐的记载内容非常丰富，笔者选取乾隆五十四年到五十九年的时间段，也就是乾隆执政的最后六年作为研究案例，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乾隆是一位酷爱饮茶的皇帝，且此时是清代国家安宁、国力最强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宫廷所用茶叶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特别到乾隆晚期，这一状况达到了顶峰。乾隆朝之后，宫廷所用茶叶不论是从数量还是品类上都呈逐渐减少的趋势，无法与鼎盛的乾隆时期相比。

（二）乾隆晚年，包括赏赐茶叶在内的宫廷各项制度已经趋于完备。从档案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宫廷茶叶赏赐的程式已基本固定，包括赏赐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活动、受赏赐者的品级、茶叶品类及特殊情况（如出外差）的处理等。

（三）这一时期，既有王公大臣等人的赏赐，也有对蒙古、回部等藩部王公的赏赐，也涉及到了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荷兰使团等外国使节的茶叶赏赐。从对比中，我们可以从赏赐茶叶的角度窥探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在外交等方面认识上的差距。

二 乾隆晚年的宫廷茶叶赏赐情况

乾隆晚年宫廷茶叶赏赐的数量是很大的，笔者根据乾隆晚年的《赏赐底簿》和相关档案记载进行了整理，共选取茶叶赏赐二十五次。

通过对此二十五次赏赐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基本情况：

（一）关于赏赐时间。在这二十五次赏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点有以下几个：正月二十二日出现五次，均为筵宴蒙古王公时进行的赏赐。四月二十八日出现四次，均赏赐宗室重臣。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现四次，三次为筵宴蒙古王公及喇嘛、外国人等，一次为照例赏赐给诸皇子福晋。十二月二十九日二次，均是

赏赐看戏年班回子人等。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宫廷茶叶赏赐的基本规制已经形成，在固定的时间赏赐固定的群体。

从时间上看，在所有二十五次赏赐中，正月份有五次，二月份四次，三月份一次，四月份四次，五月份四次，八月份一次，十二月份六次。这其中，除去五十八年八月，加赏英吉利贡使的赏赐外，我们可以发现例行的赏赐基本集中于正月、四月、五月和十二月。

（二）关于受赏对象。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将乾隆晚期的受赏对象分成以下几类：妃嫔、皇子公主、外藩贵族、宗室、重臣、各类宫廷服务人员 and 外国使臣。

在受赏赐人群中，妃嫔、皇子公主属皇帝家人，如和敬固伦公主、和孝固伦公主、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十七阿哥等。外藩贵族中以蒙古王公出现的次数最多，也包括一些驻京额附和在京的藩部贵族，如满珠巴咱尔、丹巴多尔济、哈底尔、鄂尔追特默勒额尔克巴拜、扎克塔尔、喀什霍卓、额勒哲伊图、桑集斯他拉、玛玛达理、郭什哈额附等。以满珠巴咱尔为例，其为喀喇沁部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端珠布色布腾之子，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十月娶定亲王绵恩第一女，婚后长期留京居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列祖子孙直档玉牒》十八号）。再如丹巴多尔济，出身于喀喇沁左旗扎萨克贵族之家，自幼随父扎萨克郡王扎拉丰阿在京师居住，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娶乾隆帝孙女（循郡王永璋之女）固山格格为妻，封固山额附，此后一直居京四十余年。

从历次赏赐的记载来看，朝廷重臣的圈子在这一时期基本固定，包括睿亲王、怡亲王、庄亲王、诚郡王、和郡王、永琨、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王杰、董诰、嵇璜、金简、伊龄阿、李绶、纪昀、松筠、彭元瑞等人，这也是乾隆晚期朝堂上的主体力量。

宫廷服务人员则包括与皇帝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人等，主要有两类：一是包括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懋勤殿翰林、阿哥师傅等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阶层；二是宫廷杂役和宫廷太监，诸如安宁、常官、相德官、禄才官、秦纪立、张太平、双林、史国瑞、禄一官、禄二官、马双喜、巴拉斯、林贵、贵玉、安玉、双贵、百顺、福贵、天喜、景玉、御膳房总管王进保、热河总管陈世奎、御茶房大首领刘芳、马朝栋、宁寿宫大首领闫进喜、孟德福、王承志、御膳房厨役郑二、沈二等人。这些人员基本囊括了宫廷内各个服务

机构，是皇帝日常接触最频繁的群体，也是与皇帝日常生活最紧密的群体。

外国使臣，是指包括属国在内的各国使臣。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表中提到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外，还有荷兰等国的使团。同时越南、朝鲜、琉球等属国的使臣也在这一时期频繁进贡，如上表提到的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四月添赏的阮光平，即是当时安南国王。

（三）关于赏赐的茶叶品类。赏赐的茶叶基本囊括了清宫主要的茶叶品类，概括来分：龙井茶类包括龙井茶、龙井芽茶和龙井雨前茶；六安茶类包括六安茶、银针茶、雀舌茶、梅片茶；武夷茶类包括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天桂花香茶、花香茶；郑宅茶类包括郑宅芽茶、郑宅香片茶；普洱茶类包括普洱芽茶、普洱蕊茶、普洱团茶、普洱茶膏。除此之外，还有阳羨茶、贵定芽茶、莲心茶、蒙顶仙茶、观音茶和春茗茶等。从档案记载来看，这些是当时清宫主要的茶叶品类，也是宫廷日常生活中所用数量最大的茶叶品类。在此以龙井茶、普洱茶和郑宅茶为例来看。

首先来看龙井茶，龙井茶是赏赐宗室重臣时使用最频繁的茶叶品类，其数量也是最大的。龙井茶产自现在的杭州西湖区，主产区有龙井、梅家坞、翁家山、杨梅岭、九溪、毛家埠等十三个村。明代学者冯梦龙在《龙井寺复先朝赐田记》中有：「武林之龙井有二，旧龙井在凤凰岭之西，泉石幽奇，迴绝人境，盖辩才老人退院。所辟山顶，产茶特佳。」明嘉靖《浙江通志》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牙，取其一旗一枪，方为珍品。」乾隆本人就非常喜欢喝龙井茶，「每龙井新茶贡到内侍，即烹试三清，以备尝新」，《清稗类钞》中也有「高宗饮龙井新茶」的记载。乾隆曾先后数次到龙井茶的产地，并留下了一些相关的诗作，称颂龙井雨前茶「为世所珍」。从档案记载来看，清宫赏赐龙井茶多是在每年的四月或五月间，特别是每年「照例在飞云轩」进行的对宗室重臣的茶叶赏赐，大部分用的都是龙井茶。

其次来看郑宅茶，郑宅茶产自福建建安。清人杨复吉在《梦阑琐笔》中记述：「建安郑宅茶，近推为闽茶绝品。」清人徐昆在《遁斋偶笔》（光绪七年铅印本）中记述：「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其以数充贡。」从清代学者的记载来看，郑宅茶的产量并不大，但从档案记载的使用情况来看，郑宅茶出现的次数较为频繁，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清宫使用的郑宅茶品类主要是郑宅芽茶和郑宅香片



清代宫廷龙井茶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弘历《御制诗初集》 武英殿刻本
故宫博物院藏

链接：

雨前茶

谷雨前之茶，恒为世所珍。巡幸因近南，驿贡即已臻。计其采焙时，雨水以后旬。谷雨早月余，而尚未春分。欲速有如此，风俗安得醇。更忆夷中诗，可怜我穷民。尚茶供三清，不忍为沾唇。

弘历《御制诗初集》卷三

郑宅茶

榴枕桃笙午昼赊，红兰香细透窗纱。梦回石鼎松风沸，先试水瓯郑宅茶。水迟何须古辣泉，满杯香露侍儿煎。浮瓜沉李浑无事，为咏卢仝七碗篇。

弘历《御制乐善堂全集》卷三十

茶（也称郑宅片茶）。乾隆晚期，宫廷赏赐的郑宅茶也主要是这两类。从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郑宅茶的赏赐对象较为固定，为蒙古王公和包括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懋勤殿翰林、阿哥师傅等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宫廷服务人员。从赏赐时间上看，赏赐蒙古王公郑宅茶的时间基本在年节前后，而赏赐侍卫等人则在每年的四月或五月间。

再来看普洱茶。普洱茶是清代云南主要的贡茶品种，产自云南普洱地区，主要产地为六大茶山：曼撒、倚邦、革登、攸乐、蛮瑞、莽枝（参阅赵志淳：《普洱茶源流及六大茶山考》）。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思茅设总茶店，以集中普洱地区的茶叶贸易。同年八月

初六日，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茶叶，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儿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从此开始了普洱茶进贡的历史。从档案中我们发现，普洱贡茶从雍正朝到光绪朝其基本品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名称上略有变动。清代宫廷大量将普洱茶作为赏赐品使用，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赏赐对象，包括妃嫔、宗室重臣、藩部贵族和外国使节等，特别是在赏赐外国使节时，普洱茶的数量是最大的。据《日省录》记载，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朝鲜王朝派遣进贺使赴北京圆明园贺寿，官员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其中有大量赏赐普洱茶的记载：「由观戏殿西夹门赴宴，班戏阁规制及班位宴仪与热河同，唯蒙古诸王，自热河径归本部，臣仁点、臣浩修各赐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茶膏一匣，臣百亨赐苹果一碟、普洱茶一壶。」从乾隆五十八年清廷赏赐马嘎尔尼使团的赏物清单（《奏销档476-063：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奏报遵查乾隆五十八年接待英吉利来京贡使情形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普洱茶占据了茶叶类赏赐的八成之多。该奏折附件中列有「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来京贡使所呈贡物及赏物清单」，从清单中可以看出，清宫赏赐的茶叶是以普洱茶为主，兼有一些六安茶和武夷茶。

（四）非例行赏赐。除了例行的赏赐，清廷还有大量随意性较强的赏赐，这种赏赐与其他赏赐不同之处在于，赏赐的时间、地点、茶品、受赏者均不固定，随意性较强。如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二月初二日，乾隆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至五十六年所有库存银瓶茶四百一十一瓶，在养心殿东暖阁赏赐给妃嫔、宗室重臣和身边的服务人员。

从这次赏赐的茶叶品类来看，均是以银瓶为包装，清代贡茶中以银质容器包装的只有四川进贡的五种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和春茗茶。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记载：「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之美之上清峰。茶园七柱又美之，世传甘露禅师手所植也。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从这材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蒙顶仙茶是在生长于蒙顶山顶的寺院之中，时代久远，品质上佳。而在仙茶之外，「围以外产者，曰陪茶，相去十数武，菱角峰下曰菱角湾茶」，说明这些茶品的产地相去不远。清代，蒙顶仙茶「每岁采贡三百三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说明这类的茶叶数量有限，非常珍贵。从档案记载来看，从乾隆二十五年到五十六年，清宫在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共攒下了四百一十一瓶，平均每年十三瓶，可见其珍贵。



清宮樹形普洱
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普洱茶團
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普洱茶膏
故宮博物院藏

从赏赐对象来看，赏赐妃嫔、公主和朝廷重臣的是蒙顶仙茶，共计一百五十六瓶，赏赐阿哥的观音茶一百四十三瓶，其余宫廷服务人员赏赐的是春茗茶。一方面，这表明身份等级越高，受赏的茶叶越珍贵。另一方面，说明这种随意性较强的赏赐中，宫廷的服务人员作为与皇帝日常接触最频繁的群体，受赏赐的概率也是最高的。

三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乾隆晚期宫廷茶叶赏赐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赏赐频繁，数量很大。清代宫廷的茶叶赏赐是非常频繁的，在乾隆晚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以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为例来看，笔者统计的记载就有七次，而这并非全部，实际的数量更多。不仅赏赐频繁且数量很大，粗略估算一下乾隆五十四年的七次赏赐，共用各类茶叶六百三十余瓶，实际数量应该还多于此，且赏赐只是宫廷用茶的一个方面，另外包括宫廷人员日常饮用在内的用茶数量也是非常大的。

从档案记载来看，清宫茶叶赏赐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类的物品，其原因究竟为何？清代学者赵翼这样分析：「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膾酪甚肥膩，非此无以清荣卫也。我朝尤以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为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因为茶叶在蒙古、西藏等藩部及国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清廷将其作为「抚驭之资」，成为辅助调控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清政府对茶叶买卖的控制非常严格，「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与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

（二）赏赐茶叶已经形成较完备的制度。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清宫一直保持着原来关外的很多生活习俗，相关的用茶制度也逐渐完善，到乾隆晚期宫廷关于用茶的各项制度趋于完备。在赏赐茶叶方面，相关的等级制度也已非常完备，对不同等级的受赏者所赏赐的茶叶的品类、数量及时间等都有了非常明晰的规定。以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为例来看，每年年节前后赏赐蒙古王公的基本都是普

洱茶和武夷茶等，且数量极为频繁。这些茶叶对解油腻、促消化都有很好的功效，非常适合游牧民族饮用。在每年的四、五月份，赏赐妃嫔、宗室、重臣的基本都是龙井茶，因为在每年的这一时段新的龙井贡茶会运送到宫廷，而对宫廷侍卫等高层次的宫廷服务人员则多赏赐郑宅茶和花香茶等，从赏赐茶叶的品类看多是产自福建地区，其进贡的数量也较多。但可以看出，乾隆赏赐这些宫廷服务人员的茶叶数量还是有限的，多是几瓶一瓶，而非宗室重臣们多一人数瓶。此外，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制度的完备，如「庄亲王、福康安、福长安、拉旺多尔济、丰伸吉伦、扎克塔尔六分因出差有福不赏」，出差不赏或另作处理。

清代，饮茶有「贵新贱陈」之说，特别是宫廷内主要饮用的都是当年的新茶，而将陈茶处理掉，处理陈茶的途径有变卖、销毁和赏赐几种。从乾隆处理银瓶茶的例子来看，宫廷对比较珍贵的茶叶的处理往往会采用赏赐的方式。

（三）从茶叶赏赐中，我们可以窥探清代对当时世界的认知程度。乾隆时期对藩部、属国和外国认识依旧停留在传统的中央帝国的架构中，在这个以波轮状为差序的结构里，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过是这些波轮的最外层而已。清代学者这样描述世界：「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一》）乾隆在给接待马嘎尔尼使团的官员的谕旨中表示：「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征瑞各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外人所轻。」在乾隆的眼中，当时英国这个新兴的世界工业强国与缅甸、安南一样均是朝贡者，区别只是道路遥远「初次观光上国」而已。对英国使团的接待也如同其他属国一样，「本年英吉利国贡使等在启銮前到来，赏赐物件内外会同仿照上届款项预备……贡使等在圆明园著居住，内务府等处公所听戏毕，着进城在四译馆居住，定期回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销档476-063：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奏报遵查乾隆五十八年接待英吉利来京贡使情形折》）。

清政府按照与其关系的亲疏，以官方控制的方式形成了对茶叶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将这种以茶叶为辅助控制手段的统治结构称之为「茶叶统治格局」。在赏赐这些「英国朝贡者」的时候，乾隆依旧按照对待

蒙古等藩部的做法，赏赐大量的普洱茶和茶砖等去油腻强的茶叶，在乾隆的眼中，英吉利也不过是茶叶统治格局中的一环而已。而当时英国使团携带的礼物，均是代表着当时英国最先进科技的工业品和代表国家文化的产品。两相对比，折射出的是传统秩序下的礼仪结构与近代国家间外交关系之间的差异，是大清帝国在近代国际秩序中日渐被边缘化的缩影。

此



小阴纹银茶瓶
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菱角湾茶
故宫博物院藏

安南人



暹罗人



缅甸人



英吉利国人



老挝人

